

# 蘇聯——牢不可破的民族枷鎖

鄒宇光

## 過去是民族的牢獄、現在是民族的

### 枷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自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以來，迄今屆滿五十年，蘇維埃制度經過半個世紀以來血腥的實驗，各方面都顯得窘態畢露，制度僵化，經濟落後，官僚橫行，人心怨懟，民生疾苦……可說真是百孔千瘡。蘇維埃帝國所統治的東歐附庸國家，如果不是憑藉武裝暴力鎮壓的話，恐怕早已眾叛親離，土崩魚爛了。和中共之間的鬥爭，更是劍拔弩張，愈演愈烈，有如深讐大敵，牢不可破的聯盟，兄弟般的友誼，都早已拋向九霄雲外。本文係就蘇聯一向宣傳的它是一個民族平等和各民族之間友誼的國度，是一個解決了民族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牢不可破的民族聯盟……等一連串神話底真相，加以歷史演變和現狀的剖述。

如果說俄羅斯帝國是民族牢獄的話，那麼今天蘇聯，就是各民族的枷鎖，這裏，將提出理論上和事實上的印證。

## 由二月革命過渡到聯邦成立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俄羅斯邊疆各民族，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等地，紛紛建立各民族的自治政府，俄羅斯有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當時列寧對於這種情勢認為：『革命席捲了一切，不但在數量上壓倒了已經覺醒的無產階級，即在思想上也如此，小資產階級的政見感染了掌握

了廣大的工人羣衆。(註一)

於是不得已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改變策略，承認聯邦制作為過渡到中央集權共和國的階梯，這樣一來，既可以挽救支離破碎的混亂狀態，使境內各民族重新接近而聯合，也有利於其嚮往中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公曆二日)蘇維埃政府發表『俄國人民權利宣言』，宣佈各族人民的平等與主權，俄國各族人民自治到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取銷一切民族和宗教的特權，這一紙空頭支票史達林譽為：『布爾塞維克爲東方人民找到了一把鑰匙，蘇聯是這個世界上各不同民族勞動人民唯一的第一個自願的結合體』。(註二)又說：『中亞細亞必須建立模範共和國，爲東方革命化的前哨，爲達成此項任務應不惜任何犧牲』。

不錯，有一段很短暫的期間，若干共和國曾享有獨立的主權，或分別和俄羅斯聯邦，訂立協定或聯盟條約，但是曇花一現，却又一個個被關入樊籠，淪亡於俄羅斯聯邦之下，譬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蘇俄人民委員會致送烏克蘭議會一封哀的美敦書，宣佈進入戰爭狀態，十二月廿五日俄軍侵入烏克蘭，迫得烏克蘭轉向德國聯繫，由一九一八年四月至一九一九年二月，烏克蘭雖曾獨立，但終於被俄軍武力所吞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聯盟條約，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此一國名的選擇，避免任何國家組合名稱，是包藏禍心，含有鯨吞整個世界底陰謀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確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前後兩種國家體制，雖然都叫『聯邦』，後者俄共黨徒又稱爲『聯盟』，但是性質上、意義上却截然不同，前一階段是封建殘餘，各自爲政，成爲經濟發展的障礙，各個共和國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對於無產階級不利

的；後者則表示孤立分離局面終止，基於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統一的聯盟，要向殘破的經濟從事鬥爭，所考慮的不是生存問題，而是如何發展影響和改變國際局勢，以利勞動階級的國際力量問題。對於原有各共和國，俄境內各民族而言，這分明是一個陷阱，要使他們一個一個的入彀，納入這個聯邦之內，甘心情願為布爾塞維克效命。史達林在一篇建立聯邦的意義和原因的報告中（註三）明白的說，是由於三類原因：

第一、基於內部經濟情況的需要，要挽救經濟殘破，集中財力物力，增加生產，和加強稅收。

第二、基於外部軍事危機，對外貿易，和應付協約國千方百計孤立蘇聯，都必須建立一個聯合一致的聯邦。

第三、基於事實上的要求，蘇維埃政權本質上就是國際主義的，它必須在羣衆中培植聯合的思想，因此它本身就推動羣衆聯合的道路——這是集體制的，要同剝削人的私有制鬥爭的蘇維埃世界，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

## 被迫害和被奴役的俄境少數民族

蘇聯目前係由五十三個民族組織——包括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二十個自治共和國，八個自治省，十個民族區共同組成的一個聯邦，這個聯邦係基於自願，和大小民族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兩個基礎上而構成的，也就是俄共黨徒所宣傳的：『列寧民族政策的勝利』，『順利地解決了民族問題的一個團結友好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謊言，所謂『自願』，照原來的意思是自願加入，甚至自願退出，實際上是自願放棄各民族自己獨立的權利，雙手奉給共產黨政權，譬如一九二四年九月中亞細亞的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自願取銷，分別被支解後納入烏茲別克、土爾克曼和塔得什三個加盟共和國。

所謂各民族——大小民族平等同樣也是一派宣傳濫調，由下面一些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蘇維埃政權統治之下，人口增加，民族數目減少；斯拉夫人口增加，其他民族人口減少。

以蘇聯境內的民族數目而論：

一九二六年 共有

一九四種

蘇聯——牢不可破的民族枷鎖

其中歐俄地區

高加索

西伯利亞及遠東

中亞細亞

一九三九年減為  
一九五九年再減為  
一九七〇年減少至

俄境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人口比例增減情形為：

種族 一八九七時（百分數）（註四）一九五九年時 之蘇聯（百分數）

俄羅斯人 四三·五 五四·八

烏克蘭人 十七·五 十七·七

白俄羅斯人 四·六 三·八

全部斯拉夫人口 六五·六 七六·三

其他非斯拉夫民族 三四·四 二二·七

合計 一〇〇 一〇〇

蘇維埃政權奴役和迫害少數民族的血腥事件，是罄竹難書的。像一九四一年八月廿七日取銷沿伏爾加河流域的日耳曼自治共和國，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降抑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為自治省，集體放逐這些地區的居民，致使他們家散人亡。一九五六年二月廿五日黑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說：『……這種怪事，就是粗暴的破壞蘇維埃國家列寧主義民族政策的原則。我們這裏所指的就是，把一些整個民族從他們的出生地予以發配，不論其中有共產黨員也好，有共青團員也好，一概不管，此次流放，並無任何軍事上理由。烏克蘭人逃避了這種不幸的遭遇，祇是因為他們人數衆多，而且沒有地方安頓他們而已，否則他也許將他們流放了』。

據黑魯曉夫在反史達林的祕密演詞中透露，遭受集體放逐的各少數民族人數達一百五十一萬八千人之多。

也許人們會加以辯說：那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的事情，而且又是戰時的緣故。不，類似這樣的事例，到現在仍然是俯拾即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立陶宛第二大城卡烏納斯一座公園裏，發生一件共青團員引火自焚的慘

案，接着五月廿九日、七月初連續發生自焚事件，引起當地人民騷動、工廠罷工、羣衆高呼：『給立陶宛自由！』俄共當局竟出動傘兵前往鎮壓。一九七二年立陶宛人民曾有一萬七千人簽名致書聯合國抗議共黨驅逐主教、封閉教堂、教士被捕等罪行。最感人的一件事是一名古迪加的立陶宛海員，投奔自由未遂，被判差役十年，他在受審時高呼：『我要求的是一個獨立的立陶宛，沒有軍隊佔領，有自由的民主的選舉制度的』。

## 民族友愛、平等聯盟中的真相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是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公佈的五十五年，本月三十日是蘇聯建立的五十周年；蘇聯的全部宣傳機器，日以繼夜、連篇累牘的在傳播蘇維埃政權統治之下，多民族國家如何友愛、平等，說得天花亂墜，有如人間『天堂』。其實，俄羅斯的種族歧視，奴役少數民族，具有深長久遠的歷史，絕不是最近半世紀來的事。列寧曾稱帝俄爲『許多民族的監獄』，今天仍然是換湯不換藥，五十步笑百步，形態不同，狀況依舊。首先在蘇維埃政權下，仍然盛行所謂：『平等中的第一』，即指俄羅斯人民是各民族平等中的第一位。現在担任和中共談判邊界問題的代表伊里契夫，一九六三年六月間，他担任聯共中央書記時，曾經對於不滿俄羅斯聯邦國民經濟撥款的各民族共和國領導人，斥責他們說：

『民族主義的殘餘是難以消滅的，是糾纏不清的……：這從個別工作人員急於攫取的趨勢上可以看得出來，應不應當爲他們自己的共和國或地區多撥一點款子，而對全國性的利益有害呢？』（註五）

以共和國爲單位而論，俄境各民族發展的不平均，可以從各共和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見其一般：

共和國名稱

城市人口之百分比

一九五九 一九七〇

俄羅斯

五二 六二

亞美尼亞

五〇 五九

亞塞爾拜疆

四八 五〇

烏克蘭

四六 五五

土爾克曼	四六	四八
哈薩克	四四	五一
喬治亞	四二	四八
立陶宛	三九	五〇
吉爾吉斯	三四	三七
烏茲別克	三四	三六
塔得什	三二	三七
白俄羅斯	三一	四三
摩爾達維亞	二二	三二

本表說明，在一九五九年時，非俄羅斯十二個共和國中有五個是城市人口少於百分之三十五的，六個少於百分之五十的，而只有亞美尼亞達到百分之五十。另外沒有列入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二個共和國，在未被吞併以前已是工業國，而且工業化程度高過俄羅斯聯邦，其城市人口若連同俄籍居民計算，每一個都高達百分之五十六。

從一九七〇年普查資料顯示，各非俄羅斯共和國，還有四個其城市人口在百分之四十以下的，城市人口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的，也還有三個。

由這些不平衡的發展，直接顯示各共和國——也就是各民族地區工業進步上的差異，經濟發展的偏枯性，落後和進步之間的距離。

最近俄共的宣傳，拚命吹噓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七二年——這五十年來蘇聯工業總產量增大了三百二十一倍之多，在此期間，吉爾吉斯增加三百八十一倍，塔得什五百倍，哈薩克五百五十八倍（註六）。這些數字，自然，局外人是無法查證的，不過許多非俄羅斯民族的人士也時常調侃的說：『革命以前，許多民族根本沒有自己的工業，現在有了工業，却沒有民族了！』同樣，在農業方面也是一樣，由第一次到第八次五年計劃，沒有一次不是超額完成的，最低限度，也是按照原定計劃完成，黑魯曉夫說得好，計劃目標是完成了，可是糧食不足，一九七二年度更是每況愈下，要向美國洽購十億美元之鉅的糧食。

至於少數民族和非俄羅斯民族文化上的落後，更是懸殊。因爲文化在蘇聯，只是政治上的附屬品，是統治階級爲了鞏固政權、奴役人民、麻醉人民的一種工具，是一種變態文化，所謂『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就說明了

一切，流於形式，千篇一律，充塞着『黨性』，無論文學、藝術都令人厭惡不堪。

蘇聯全國學校使用六十種民族語言教學，但所有非俄語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俄語，因為它是各民族交往的和共同的語言。亞塞爾拜疆共黨中央第一書記亞涅夫說得更肉麻：『俄羅斯語言在國際主義教育中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它被蘇聯各族人民選擇為第二國語』。

在民族平等的國度裏，當然受教育的機會，應當是一視同仁的了，但是在基輔一地，人口百分之三十是猶太人，而基輔大學裏，只有『少數』的猶太學生。

和歧視少數民族並行的，是對俄羅斯人的頌揚，俄羅斯人是一切美德的化身，是共產主義的造物主，史達林在第二次大戰慶祝勝利的將領集會中舉稱頌他們是『服從蘇維埃聯邦的民族中最重要的民族……』。

## 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剋星

共產主義以民族主義為敵，因為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剋星。

馬克思爲了要團結世界無產階級，只想打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而列寧、史達林及其他共產黨徒却更進一步詆譏民族主義，敵視民族主義，要消滅民族主義。列寧說：『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國際主義替代任何民族主義，即在一個最高的整體中，融合所有的各個民族』，又說：『馬克思主義不能和任何民族主義調和』，『無產階級必須脫離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者以各種民族主義為敵』。

關於共產黨徒抨擊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的謬論，可歸納如下：

關於民族自決部份：

民族自決決非等於要求脫離，加入與建立小國。

所謂民族自決，是指每一個民族中無產階級的自決。

民族自決應該具備先決前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民族自決從屬於工人階級專政之下，前者是次級的，後者是高級的，而前者不能成爲後者的障礙。

至於民族主義，更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屬性，民族主義和蘇維埃思想

蘇聯——牢不可破的民族枷鎖

體系及蘇維埃社會整個制度，根本水火不相容的。共產黨徒爲企圖赤化世界，特別強調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同時爲防止俄境各民族獨立，以全力反對民族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民族友好精神和蘇維埃愛國主義思想。

蘇維埃政權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並對各種民族主義及其傾向進行過長時期的鬥爭，民族主義在蘇聯，雖然受盡摧殘、清算、整肅和鬥爭，但是仍然有如野草，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聯共中央在一項『關於更進一步發展社會科學並提高其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決議文中明白表示：對於偏狹的民族主義，無論是理論上政策和實際上，一律加以堅決的反擊。

俄共黨徒在各種宣傳叫囂中，一再表示：『蘇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爲勞動人民謀福利的國家，由勞動人民管理的國家』。同時又強調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無論任何場合，壓根兒就沒有『民族』的存在的一席之地，也沒有任何『民族』意念，這麼一個無視民族、蔑視民族、摧毀民族的獨裁政制，仍在奢談民族友愛、平等，何異癡人說夢。吉爾吉斯共黨中央第一書記烏舒巴里也夫最近在一篇『二十四屆代表大會和勞動者的國際主義教育』撰文中（註七），更露骨表示：

『一切民族間相互有關問題的解決，必須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實現列寧民族政策的基礎上，黨不容任何忽視或誇大民族特質，黨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現象，沙文主義……』『在我們國度裏，對於民族主義來講，絕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社會、政治或思想上的憑藉之處』。

在共黨獨裁專制統治之下，不要說爭取民族福利、獨立自由，連討論民族國家組織體制問題，都被目爲右派份子，異端者，偏狹的民族主義者，是反黨的，大逆不道犯罪的行爲，是誹謗蘇聯現狀的階級底敵人。

## 抗拒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

國際主義企圖壓民族主義，進行了一百餘年長期間的鬥爭，到目前爲止，仍然無法擊敗這一股莫以能禦的產自人類本性的偉大力量——民族主義。

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國際，在普法戰爭中瓦解了，一八八九年的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火焰中融解了，一九一九年組成的第三國際，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蘇維埃政權瀕臨崩潰的邊緣，也宣告解散了，這些史實

，充分說明，國際主義對民族主義的鬥爭，是以邪抗正，永遠無法取得勝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維埃政權擴展其暴力統治於整個東歐，但是民族獨立的浪潮，風起雲湧，雖然一次一次受暴力摧殘，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餘波盪漾，使共產帝國的統治無法安寧。

史達林未死之前，曾對波蘭首相米海海拉茨基說：『共產主義不適於波蘭人，他們是過份的個人主義者，過份的民族主義者』。戰後不久，一位英國記者報導波蘭的情形說：『波蘭的共產黨員給人一種印象是波蘭第一，共產黨人次之，而親俄份子居最後』。多次遭到整肅的波共頭子戈慕卡也曾公開的說：『我在成爲共產黨員之前，就是波蘭人』。匈共頭子卡達爾也說過：『階級鬥爭改變不了地圖』。蘇共和南斯拉夫的狄托自從一九四六年起發生衝突，一九四七年裂痕加深，蘇聯爲了對付他，設立國際情報局，一九四九年被開除於東歐集團之外，狄托當年答覆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指責說：『無論我們中每一個人如何愛護社會主義的蘇聯，但是他愛護本國的程度總不能降低一點，何況他的本國也朝向社會主義發展』。

經過二十多年來的冷戰與僵持之後，蘇聯迫不得已向現實低頭，和南斯拉夫的狄托重修舊好，重申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權和它的社會主義底路線。

遠東的另一個傀儡政權，係一九四六年夏間，在蘇聯策動之下建立的，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平壤一羣遊行民衆中高舉着一條標語：『依照莫斯科決議成立的朝鮮臨時民主政府萬歲！』二十年後北韓勞動黨（共黨）的機關報『勞動新聞』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那一天，以『擁護獨立自由』爲題，刊登一篇長約四萬五千字的論文，強調獨立自主和民族的自尊心，否則便會陷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深淵。並認爲：『自立的民族經濟是獨立的自主的物質基礎』。『兄弟國家間，以合作爲藉口而侵害各國的自主性，妨害其自立的民族經濟之建設，那是不可取的』。這種論調，在蘇聯共黨看來，簡直是異端邪說，但是時遷境異，蘇聯共黨所標榜的國際主義，四處碰壁，已無復當年聲勢，只好忍氣吞聲，裝聾作啞了。

在東歐地區，蘇維埃政權先後以暴力鎮壓了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地爆發的反共抗暴事件，美其名叫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俄共黨徒強調：國際社會主義體系，是全世界勞動者的共同成果，它不可分割，而對它的保護，則是全世界勞動人們，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責任，這

就是布里茲涅夫臭名遠揚的『有限主權論』底詮釋，也是無產階級民族革命的眞面目。

近幾年來，蘇聯鑒於扼殺民族主義的陰謀，阻力有增無已，於是改變策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性綱領，企圖通過經濟合作，生產專業化，協作化，強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國際勞動分工的方式來達到其政治上團結和控制的陰謀，但是東歐人民，已經飽嘗這種痛苦底經驗與教訓，除非是死心塌地甘爲共黨鷹犬之徒，沒有人不特別提高警惕的。

## 拆穿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騙局

蘇聯共產黨徒，雖然如此敵視民族，仇恨民族主義，千方百計企圖消滅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但是同時却又大事宣揚要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一篇：『應當怎樣眞正的瞭解民族解放運動史』，竟大言不慚地說：『蘇聯從成立的頭一天起，就向爭取獨立人民伸出了友誼之手』，不錯，確實是伸出一隻，甚至更多的手持武器、刺刀、血漬斑斑的惡毒的手，外蒙古、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人民：都清晰的記得這一段慘痛的史實。現在這隻血手又在和平、安全、民族解放、獨立、自由一些美麗的偽裝下，或明或暗地，伸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區，企圖誘惑這些地區的人民入彀，套上一具牢不可破的共產主義的枷鎖。蘇維埃政權是憑藉暴力、專制獨裁、欺騙和鎮壓而苟存，是一個蹣跚地走向死亡的制度，共產主義和民主、自由、和平、公理、正義、人道和民族主義：都不能共存，一個本身尙待解救的國家，又如何能解放其他民族呢？

註一：參見列寧全集第五版三十一卷第二五六頁。

註二：參見史達林全集第七卷第一三六一—一三七頁。

註三：參見史達林全集第五卷第一二二頁。

註四：按帝俄時期第一次人口調查係在一八九七年。

註五：參見眞理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

註六：參見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消息報刊載，以上三個共和國科學院院長聯合撰文：『我們的美好的聯盟』。

註七：原文刊登聯共中央機關雜誌『共產黨員』月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第三十三頁。